

HONGZHU

红烛燃情

杨培红◎著

RANQI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红烛燃情

杨培红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烛燃情 / 杨培红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0

(新锐作家文学丛书/周花荣主编)

ISBN 978-7-80240-245-4

I. 红…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082 号

书 名: 红烛燃情

著 者: 杨培红

策划编辑: 何威涛

责任编辑: 范 钧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0

字 数: 30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0 元 (全套)

培心养性 红烛燃情

杨 明

在秋风醉红霜林的晨曦，在秋雨洗礼灵魂的午夜，拾起零碎的记忆和发黄的书页，你会感觉一股干净、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如同《红烛燃情》的问世。

播种于斯，收获于斯，奉献于斯，欢乐于斯。《红烛燃情》是作者集教育教学教研工作的实践与探索和对学生的爱于一体的真实记录。

作者杨培红是四川省西充中学教师，南充市模范班主任。他从事语文教学近二十年，凭着对工作的挚爱和热情，成绩斐然，受到了学校、学生和社会的充分肯定。2007年高考获市一等奖。2007年所带班级获得“西充县中小学优秀班集体”称号。在教育教学中，认真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社会，同时又质疑教材，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学生生理、心理成长历程，指导学生如何适应、融入社会。工作之余，喜欢舞弄笔墨，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其中有约10万字的长篇小说《潮湿的翅膀》在《万卷楼》公开发表。另外发表教学科研论文40余篇，其中《浅谈改编课本剧》获第七届奥林匹克杯全国教师

论文评比二等奖，《老师，请慎用笔下的“×”》获第六届全国教师论文大赛二等奖，《用爱心架起和谐校园的彩虹》获国家“十一·五”科研规划中期论坛教师论文评比二等奖，指导的2007级第17、18班的148名学生，一人一文，汇编成约15万字的学生优秀作文集《青春的花朵》，开启了学生作文改革创新之先河，为作文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红烛燃情》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和心理特点，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充分尊重和满足学生的需要，对激发学习兴趣，拓展学习领域，陶冶道德情操，增加文学积淀，提高学习效率都大有裨益。

《红烛燃情》文质兼美，集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理论、班主任工作和管理以及闲笔杂谈于一体，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阅读梯度，能“启其蒙而引其趣”，能培养读者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能极大地调动广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同时，我们也祝福杨培红老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教育和教学上培养心性，在教研和创作中红烛燃情。

细雨润耳，红烛伴夜，我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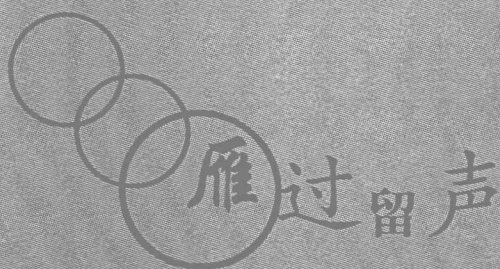
2008年10月

目 录

雁 过 留 声	潮湿的翅膀	3
	丫口 一株黄角树	82
	生命的夏日	87
	前 嫌	94
	书法家	97
	车 技	99
故 事 新 编	分房新篇	103
	玫瑰二婶	105
	过路人与蝎子	107
爱 的 小 屋	苞谷鲜嫩嫩	111
	父子打赌	116
	灯的故事	118
	父 亲	120
	故乡·母亲·笑	123
	宽容 让感动在心里绽放	125
	众志成城 抗灾自救	129
	用爱心架起和谐校园的彩虹	136

陋室恩潮	中秋月无声	145
	当地震来临时	147
	教育生辉文化县	150
	良医三指切春秋	153
	桃林春早	159
	百年名校 九鼎生辉	160
	三月 乡村的夜	164
	山里的孩子	165
	朦胧	166
	夜之魂	167
	冬日逢橘林仿古律一首	168
	戊子新春登化风山	169
	咏清明	170
	断想	171
写作点滴	浅谈改编课本剧	175
	谈谈“仿写”	178
	事例论证的多维组合	182
	教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写则乱	185
争鸣探讨	对高中语文教材中几处语句的思考	193
	《食物从何处来》误用两个虚词	196
	商榷《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两处语句	197
	《天气陛下》条理欠清	200
杏坛雅语	感受文学形象 提高审美情趣	205
	十八岁的天空 明净而高远	208
	教育 是平等的相处	211
	直面中学阶段的问题学生	214
	素质、素质教育与“减负”	218

	青年教师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	220
	面 纱	222
深 巷 杂 谈	沉重的语文	231
	嘿嘿 中国的文人	236
	老师 我想对你说	239
	老师 请慎用笔下的“×”	241
	古代勤学的典范	243
	街角 一片书摊	245
	西藏见闻	246
	《唐打虎》给我们的启示	249
	论 求 学	250
	明镜在心 天地可鉴	252



雁过留声

潮湿的翅膀

第一章

1

地里苞谷翘了，田里稻谷黄了。篾匠坐在院子里，怀里不停地跳跃着一堆细篾儿。

这是暑假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洒满院子，院子干净得很，明亮得很。院子正面是三间青砖瓦房，其余三面是人高的砖墙，居中的一面开了一道口子，算是行人进出的通道。院墙边绿草茵茵，落影款款。在院子的南面，有一棵碗粗的榆树，榆树风华正茂，拥有好大一团墨绿。晨风拂过，树影婆娑，如魔女秀发飘飘。

篾匠一边手里忙活着篾丝儿，一边眼睛盯着院墙的口子。口子外是一条柏油公路。不久，油路上缓缓驶来一辆高级轿车，几乎一声不响地停在院口。

是他吗？篾匠停下手中的活，经意地看了一眼：这是一辆崭新的公爵牌轿车，红灿灿的外壳，银锃锃的护杆。车门上“法院”两个楷字镶着金边儿，在朝晖下光彩夺目。

车门开了。司机下车了，一阵东张西望，径直走进了院子。

是他！来人四十不足，皮肤白皙，两眼精明，留着平头。是他，阿平！篾匠拍拍身上的篾屑儿，解开腰间的

围布。

“来了，好！阿平老弟。”篾匠热情地迎上去，有点局促，说：“哎呀，差点认不出来了。”

阿平已经进了院子，环顾四周，说：“变了，变了，是变了，土墙变成砖瓦墙，土屋变成洋房了，地面也硬化了。队长，我是认不出来了。”

“啥子队长哦，社长也不是！”篾匠说，“那是过去的老皇历了。”

秋红一身新衣，从屋里闪出来，殷勤地招呼：“坐，进屋坐。”

“不了，老板他们还在车上。”阿平说，“先做正事。”

于是篾匠对秋红一阵耳语，秋红转身跑了，浅蓝色的碎花衬衣紧贴着柔软的腰肢，消失在公路的远方。“老板”下了车，跟着又下来几位穿制服的人，每个人用指尖碰了碰篾匠粗糙的大手，算是握了。一行人便手提渔具兴致勃勃地开赴水塘。

在通往水塘的大路上，篾匠居前，虔诚开道。院长一行目不斜视，似高古的老道。阿平断后，手提水瓶，满面春风。

2

川东北多峰。峰多则有木，有木则有水。在西峰和南峰交媾的凹隙深处便有一条小溪。小溪在山中蛇行，七弯八绕地寻找到山根，于是山湾深处便有一口面积不小的水塘。因其水深且清，塘底沙石游鱼历历可见，此地便取名石塘。水塘是公社水管站的渔种场，曾经热闹辉煌，时有雅致之人前来垂钓，吵醒这宁静的山湾。

水塘的深处有一片桑林，桑林的尽头便是西峰和南峰的根壁。西峰根壁冷水淅淅，不远处便滋生了一片茂密的

竹林；而南峰根壁则是干燥的泡石，于是泡石上便有了面积大小不等的石洞，大则五米见方，小则两米见方，供生产队窖苕。

水塘有一条约五十米的大堤。堤上野草萋萋，堤下是一块面积不小的长形荒坝，坝上的大型活动，如召开会议，上映电影常聚集于此，于是坝上杂草稀疏如秃。坝子下面是一汪汪横七竖八的水田。有一条碎石公路，从南峰身后很远很远的省城爬出，横断水田的腰部，又沿着西峰根脚爬上远方，十里之外是公社，五十里之外是县城，再远则是地区，更远则是陕南了。西峰这边的公社、县城、地区都隶属于南峰那边的省城。碎石公路大小也算一条交通干道。每当车辆一过，尘土四起。若逢夏日，漫天扬灰，久久不散。

在西峰和南峰根下，在水塘附近，在公路两边，稀稀拉拉地坐落着二十来户人家。石塘人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

3

水塘是孩子们的乐园。在这里，他们可以抓起泥块在塘堤上比投掷；可以拿起瓦片在水上打漂漂；也可以砍根竹竿随便拴根线线，挂根弄弯的大头针，钩上一截蚯蚓，丢在水里装模作样地钓鱼，结果十有九次钓起来的是水，一滴、两滴，弯弯的大头针绝对滴不下第三滴。不曾想，有一回毛子居然钓起一尾鱼仔。鱼仔不足一公分，脊背黄黄嫩嫩，肚皮白白鼓鼓，鼓鼓的肚皮之下有一小小的孔儿。于是伙伴们便嚷开了。有的说是公的，有的说是母的。国娃说，绝对是母的，要下儿，要不肚皮哪个圆圆的呢，要不肚皮下面哪个有眼儿呢？伙伴们噎住了。人之初，性本善。结果二蛋一声喊，伙伴们哄上去抢了毛子的成果，远

远地扔进了水塘。毛子不干，蹬着小脚丫在塘堤上呜呜地哭。驼背的女人背着桑叶赶过来，毛子的裤子已经尿得淋淋漓漓。可惜，那尾可爱的鱼仔并未因此而逃过厄运，小小的肚皮白白地朝天——它早死了。

然而，孩子们在水塘玩得最多的游戏还是游泳。石塘人管叫拌澡。孩子们脱得一丝不挂，在水塘边拌动得波澜四起，随之污浊四起。水塘的深处他们是绝对不敢去的。据老奶奶的奶奶传来说，水塘中间有头怪物叫水打棒，两丈来长，张着血盆大口要吃人的。石塘每五六年就要丢一个人的。二蛋有个姐姐，五六年前夏天的一个中午，在水塘洗脚时，不知怎么就被水打棒咬住了脚，拖进水里死了。但秋红和大丫却说：“水里没有妖怪，老师说，那是人的身体热了，突然下水受凉被结住了，人就失去了知觉了。”二蛋爸去山那边问那位女老师，证实秋红和大丫的话没有错。于是第二年有了二蛋。二蛋不听话，在他妈肚里横起长，当医生把二蛋从妈肚子里扯出来时，他妈痛得晕了三天，东挪西借，靠白糖开水营养，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于是二蛋爸给二蛋妈发誓晚上坚决不再糟搞，坚决不再要娃儿。后来二蛋早早地被爸爸放进水塘，说要早识水性。四五岁时，二蛋极会拌澡，仰泳、蛙泳、狗刨、侧抓，无所不会。石塘出生的孩子，无论男女，谁都会在水中扑腾几下子，但都不及二蛋。

堤塘上的小屋里住着一位老人，五十多岁，公社水管站的，负责看水塘。老人一点也没有上面人的架子，一边守护着鱼种，一边开垦着一块自留地。自留地是水塘南岸的一块高地，离小屋两丈多远，五丈见方，突出水中，像金龟俯卧喝水。龟背芳草萋萋，杂花丛丛。老人把金龟经营得蓬蓬勃勃。春有豌豆、甜菜，夏有豇豆、海椒，秋有红苕、萝卜，冬有莴笋、白菜。老人扎根不久，便有不少人不请自来。今天物资局来人，明天食品站来人，后天公

安局来人，再不就是供销社或是公社领导下队，把金龟的背壳踩得稀烂。来着大大咧咧地叫老人烧点开水，备点肚皮填充之物。更有甚者，不分时节，不论鱼苗产期与否，不论鱼苗肚皮大小，拎起就往篓里装。

有时候，水塘一天要来几伙人。晨光熹微之时，金龟充满了活力：有的忙着选水窝；有的忙着整理钓竿；有的则往水里抛洒饵料，顷刻，金龟的三周便有了许多类似长长触角的一条条钓竿。中午，阳光融融，塘水温温。孩子们嬉戏在水中，或说或笑；或吵或闹，沸腾了宁静的山湾。于是钓客们的雅性大为受损，个个瞋目怒视，或在喉头叽里咕噜一通。谁说农村的娃儿是窝里横？谁说农村的娃儿在家是老虎，出门是老鼠？孩子们可不管。你越骂，他们越有趣。结果二蛋一声号召，伙伴们便精光光地站在塘边，抓起小“鸡鸡”瞄准远方的“敌人”，做机关枪扫射状，嘴里不停地助威：“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最后“敌人”动了肝火，有大徽章冲过来，右手在腰间不停地掏，嘴里叫嚣道：“让你吃老子的花生米儿。”国娃一见，知情不妙，高声呼叫：“不好，公安局来了！”于是和毛子兔子般一跳一跳地跑了。二丫守看着一堆衣服，不知是该跑呢，还是该继续看守，于是呀呀地哭了。二蛋则不然，“扑通”一声跳进水塘，溅起一片晶莹的浪花，久久不见露头，唬得大徽章呆若木鸡。

结果二蛋出现在塘堤的远方，挤眉弄眼地扮着鬼相。

4

水打棒没有咬孩子们的脚，但上帝却惩罚了他们。不多久，孩子们倒霉的屁股上便有了一个布口袋，说是读书了。爸爸把一把汗津津、皱巴巴的角角分分钱和孩子一起交给了山那边的女老师。二蛋爸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这

娃儿野，请老师管紧点。”遗憾的是篾匠和二丫爸一合计，秋红和大丫她们便停学了。两人正读五年级，大丫比秋红长三岁。

上第一堂课，年轻的女老师开始点名：

“李海勇……”

声音脆脆又甜甜，可惜没人答应，于是老师又加大了声量：

“李海勇……”

还是没人应。老师扬起小木棍，走到二蛋身边，双眼盯着二蛋，手中的木棍却轻轻地放下来，在石桌上两点，盯着二蛋说：“老师叫的是你！”

“我不叫李海勇，我叫二蛋。”二蛋突然从座位上冒起来，高出一截，吓了老师一跳。

于是老师笑了，全班同学也笑了。伙伴们终于明白了，原来各自还有大名呢？国娃原来该叫李爱国。毛子该叫张培文。二丫该叫贾桂琼，但在村里，伙伴们还是相互叫着小名。喊惯了，一时不易改过来呢。称呼大名，那是上中学以后的事了。

天刚麻麻亮，篾匠走出院子，来到公路上，便敞开了嗓门：

“全队社员注意，全队社员注意：今天早上带上工具到南峰牛转地干活，男人挑粪，女人锄地。再说一遍……”

宣布完队里的分工，篾匠又回到院子，站在土墙下大声喊：

“秋红，割两背猪草回来，让国娃煮饭，早点上学。”

不久，石塘的上上下下，湾里湾外便有了大人们扯长声音的吆喝：

“××，起床！”

“大丫，饭煮了，把猪喂了！”

“毛子，吃完饭，把地扫了！”

“二蛋，把脸洗干净，早点上学去！”

篾匠已经挑上粪桶，带上毛巾，第一个上山了。女人挽起裤脚，扛着锄头，紧随其后。后来社员们陆陆续续地上了山。孩子们便在家里成了小主人。的确，山里的孩子自生能力特强，太阳公公刚从山头露出了笑脸，孩子们便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背着书包你等我，我等你。

最勤快的要数毛子。毛子住在西峰脚下的那片竹林边，爸爸背有点驼，妈妈背着药罐罐过门，窝下他以后，身子更瘦得像根芦柴棍，似乎风一吹就要倒，于是只能干些下脚活儿，家里家外几乎全由男人驼着背硬撑着。为了保住这根独苗，驼背想让他多学点文化，于是取名为张培文。队里出于照顾，于是便把他妈列入了集体的养蚕人员。毛子吃完饭，做好作业，扫了地，背起书包，早早地来到公路边等国娃。国娃扫完院子，两个小伙伴又去邀公路那边的二丫，于是三个又一起顺路去南峰根下等二蛋。

“吱呀”一声，国娃推开二蛋土屋的门。

二蛋从床上弹起来，拨开黑黢黢的蚊帐，露出圆圆的肉球。肉球上一双小眼骨碌碌地乱转；疑心爸爸妈妈又回来了。擦擦双眼，再仔细瞧瞧，才看清是伙伴们，便又缩回肉球，准备来一个回笼觉。伙伴们眼尖，发现二蛋脸上有五条红红的指印。

二丫说：“二蛋，你爸爸妈妈又打你了！”

二蛋不理。

国娃说：“都八点了！”

二蛋还是不理。

“二蛋，老师要罚站了！”毛子拉着二蛋死死扯紧的被角，怯怯地说。

二蛋倏地跳起来，抓起衣服，胡乱地穿。有一回，忙中出错，二蛋提起裤子的腰就往头上罩，结果肉球怎么也出不去。一使劲，“嘶”的一声，裤裆破了。为此，二蛋后